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十

翰苑 承旨 學士 直學士 權直

翰苑官制見各官門

歷代事實

北門學士 見官制

鑾坡 唐德宗移院於金鑾坡

鑾殿 王建詩云云

北宮 常袞翰林學士制視草北宮

金印 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翰林志

白麻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

茭紙 海錄碎事李德裕侵紅點書詔皆用茭汁

拭紙號稱六絕唐李邕號翰林六絕謂文學書翰等六事過人不受私謝續通典寶歷元年路陶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邪終無所納視草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專內命唐韋執誼翰林故事云遂建學士俾專內命掌絲綸後唐學士劉昫奏云矧惟翰墨之司專掌絲綸之命試五題續通典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荅審書批荅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以輩行呼孔六帖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雖外有宰相立大議而贄常居參裁可否時號內相降輦步迎唐玄宗召李白見於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園綺內宴班一品上唐故事凡內宴翰林班居一品之上輔弼十二翰林志貞

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焉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十有六焉輔弼十二

賜笏 唐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賜金蓮燭 令狐趙公大中初常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使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至尊方有之

天子私人 見官制

是我門客 李衛公詩注曰先后朝曾宣諭卿等是我門客

奏頌詔供奉 李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選朝官居 唐玄宗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官翰林供奉別旨於是呂向尹暗首充焉至二十六年始改稱學士遂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

給綺被 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賜錦襖 金坡遺事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鵰錦

撰著文名 翰林所著撰拜免王公將相妃主曰

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誥六品以下曰勅批羣臣表曰批荅奬勲勞曰奬諭賜外國書曰蕃書醮曰青詞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日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雙日降麻

用白麻　分紀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

進草　澠水燕談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錢惟演草壽春王制進草乞御筆刋削然後寫麻從之其後冊皇太子亦進草親王宰相等即不進

草麻潤筆　分紀草麻潤筆自唐有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皇朝事實兩制詞臣　雍熈三年勅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誥命親近冕旒

鼇禁

宋公曰貫公黄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續蘇志又有鼇宮鼇島馬

鼇島 方壺鼇島之員

綸閣 揚億表云

北扉 沈括筆談云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閣子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

視草臺 筆談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但存空臺

摛文堂 續會要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

金馬直廬 金坡遺事太祖鼎新大壯敞金馬之直廬

玉堂之署 元城語録國朝太宗皇帝以玉堂其來尚矣但虛傳其號而無正名乃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馬禁林讌會集玉堂殿名也疑武帝時所造翼奉傳疏曰漢德隆盛在孝文躬行節儉其時未央宮無高門武臺玉堂金華之殿則玉堂殿疑武帝所造李尋傳尋待詔黄門哀帝使侍中衛尉問災異對曰尋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蓋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故曰署本

朝英廟嗣位乃徹去及元豐中翰林學士乞摘去下三字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避甚矣

清華之地 太宗賜蘇易簡詩後御扎美居清華之地也

職親近地 翰苑職親近地非他要官比

人世仙境 蘇志云玉堂東西壁延袤數文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蓋皓鵝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

深嚴之地 見學士門

神仙之職 蘇志云太宗皇帝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

詞臣清美 太宗嘗諭蘇易簡曰詞臣清美朕恨不得為之

一條冰 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官銜為一條冰

參掌密命 金坡遺事

咨報中書 歸田錄云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子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

聚廳

分草 蘇易簡續志或郊禋行慶制命塡委必衆廳分草之

大事訪陶賓 太祖平海内修舉舊典有文大事多訪於陶賓

賜袍 十月朔僖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鵰錦袍下丞相一等

勑設 蘇志凡初遷者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供美酒是為勑設宴賜衣内殿給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絲履白布手巾之類

御毫賜詩 職官分紀太宗皇帝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勲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迴御毫屬和以賜馬

盛事有七 李昉禁林讌會詩序學士令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様錦袍二也特定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内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勑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

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

置鈐索　蘇續志有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鈐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蘇易簡因召對言上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鈐索焉

常楊不逮　鄭戩知制誥訓辭深雅時謂常楊不逮

不草內侍制　事畧胡宿知制誥內都都知郭懷敏勢傾中外出為和州都監召復敏職宿還詞頭不草制

翰林承旨　唐始置翰林學士無承旨至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為之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居東第一閣本朝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續會要詳見翰林學士

歷代事實內庭之老　翰林志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

東第一閤　見官制

在學士上 後唐明宗敕令後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上

次於宰相 孔六帖沈傳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故承旨次當傳師穆宗砍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

召詢時事 唐常澳為承旨與同僚蕭寘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詔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扎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

獨承密命 通典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參天子密議 見次於宰相注

多識朝章 唐穆宗以杜元穎多識朝章拜為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處事機密 唐韓偓昭宗時處事機密與帝意合

專受專對密畫密奏

見官制

立嫡以長 職官分紀唐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腕可斷麻不可草 孔六帖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多至宰相 見獨承容命旨

九丞相二名卿 唐元稹承旨院記自永貞鄭絪為承旨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

皇朝事實文章有三代風 國史張方平傳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無以加也

草求言詔 言行錄韓維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

裁定朝典 東都事畧扈蒙傳太宗即位復入翰

林加承旨曰張昭賓儀辛朝廷典故皆蒙裁定

年德之高

東坡謝表金鑾玉堂雅被絲綸之寵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

浴殿

蘇志乘與奉郊廟承旨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内朝以從揭鷄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則上直禁中

燃窓

筆談玉堂東承旨閣子牕格上有火然太宗常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轉官

賜分物

蘇續志近例就院轉官惟承旨則賜分物物設如初拜之禮餘不得比矣

賜飛白玉堂字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太宗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名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易簡願以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

賜上尊設饌

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三等書體帝聞之賜上

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聞翌日帝曰朕諷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草大言賦以賜

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

賜詩

太宗賜蘇易簡詩云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鼇峯最上頭

國老閒談宋景文公祁守益州以翰林承旨召以詩寄丞相云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峯最上頭

除參政

王拱辰自承旨除參政不數日以憂去服除以宣徽使召熙寧間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參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達無此比也

肆赦升丹鳳樓

見浴堂注

不試知制誥

歐陽脩傳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脩有文有旨不試

玩敧器戒持盈

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敧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敧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

如始固萬世之榮則幸甚

在翰林十二年

章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

五鳳齊飛

盧陵集注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翰林學士

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職林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處也韋執誼翰林故事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職林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職林繼以詔勑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建別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

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韋執誼翰林志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内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正及諸曹尚書皆為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内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五代職官志本朝翰林學士掌内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宫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侍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晝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旨則給筆札書所得者旨稟奏歸院真詞以進餘道内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晝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續會要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權判吏部流内銓故事學士掌内庭書詔指

揮邊事晚達邊謀天子機事密命在鸞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國朝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太祖實録天聖元年詔學士過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仁宗實録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官內宿稍復祖宗故事

歷代事實北門

唐劉禕之傳禕之少以文辭稱遠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又密與參決政事以分宰相權時稱北門學士

東頭

唐熊望傳敬宗喜為歌詩議置學士以備燕狎劉栖楚萬熊望

三俊

唐李紳字公垂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召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萬選

張鷟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大手筆

唐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

置之金鑾

唐李白序云明皇下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

禁中頗牧　異誠為翰林學士黨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諭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守河西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宮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是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譚峻歸朝出連昌宮詞一奏御穆宗大悅即日拜祠部郎中知制誥

思如泉　唐陸贄傳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舍皆伏其能嘗啓德宗今盜遍天下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贄入翰林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帝所親倚

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速若射 唐陸扆傳扆進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射注然一時書命同寮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內庭文後無繼嗣者今朕得之

才敏速 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關東用兵書詔叢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

捉筆遽成 唐劉瑑傳瑑字子金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詔書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下水船 摭言朱梁時姚洎為學士一日梁祖問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尚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以正諫為已任 李絳為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為已任嘗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

次連屏 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為學士次君臣成敗為連屏

金鑾作賦 見速

若射注

涉經史知典故 張垍傳垍為翰林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禁中次新書 見北門注

浴堂召對 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敢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也

北門視草 通鑑唐乾封後劉懿之劉禕之凡弟周思賦元萬頃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時號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韋承慶皆待詔禁中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賈膺福崔湜又代居其任玄宗即位張說徐堅張九齡徐安正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或詔從中出雖宸翰所親亦資檢討謂之視草故常揀當代文人以備顧問

參逮密政 唐韋綬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

父子並命 職林趙宗儒字秉文父驊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

兄

弟對掌唐職林趙光逢為翰林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兄弟相繼唐職林于休烈二子益肅及體烈相繼為翰林

座主同任李瀚為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瀚衣綠遂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瀚當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

除省郎充後唐莊宗即位除馮道為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

州吏為唐職林王叔文起州吏為翰林

擇令曰同平章事唐劉瑑始在翰林帝素禮遇至是手詔追還後請問帝視案上歷謂瑑曰為朕擇一令曰瑑跪曰某曰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不離內庭至公輔翰林內志云睿聖登極段文昌杜元穎不離內庭便至公輔及寳歷以後韋處厚恩深選授亦自翰林由是稍為故事或不至拜者以為深恥

內職十三年鄭絪為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三年小心

統謙上遇之頗厚 釋筆硯而操化權 劉禹錫李絳集記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蹤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 禮絕之敬生座中 唐李吉甫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垍盡紙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又明日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和凝入相 見座主同任注 山池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 宮嬪呵筆 開元遺事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勑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而書其受聖眷如此 侍御輦召 開元遺事云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

御者檯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賜紫**見除省郎充注**賜緋**見座王同任注**賜食**見布衣知名注**學士在官上**唐制翰林學士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諷宰相任圜移在官上**臨流草制**瓚言云李琪每臨流坐石橋水華試草制詞未梁時果為翰林學士**登瀛洲**唐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象以章禮賢天下謂之登瀛洲**小大三昧**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謂之大三昧言去經縛而就解脫**與中舍分為兩制**晉天福中詔學士院事並歸中書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蓬池鱠**李白詩荷靜蓬池鱠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水而飲蓋禁中郢水酒坊**視草**

北宫常袞翰林學士制夢掌中抽草偽蜀章黄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必為翰林學士未幾果然述作出其手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帝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

皇朝事實副翰筆談副翰賈公黄中皆先達鉅儒時賈公為學士全才咸平中上作歌一首賜學士陳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謹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敏中曰彭年全才也豈止於文雅雍容而已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

頗牧在禁中本傳李文定公廸在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之目黄門取紙筆令具疏帝曰不意頗牧復在吾禁中

將相之儲 東坡謝表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有宰相器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宰相器當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號楊劉 東都事畧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名為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二入禁林

好翰林 丁未錄神宗語吳奎曰已召王安石誠好翰林學士也

真學士 言行錄蔡北海允生寓禮字叔厚公覃思於學問文章彊記默識緜唐虞三代以暨國朝之隆君臣事迹如指諸掌視唐燕許常楊為不足道上每曰蔡某之文有體也真學士也

得王言體 同上蔡寓禮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易明得王言之體而慊慨論事無所廻避

得代言體 東都事畧晁公迥字明遠遷翰林學士真宗稱迥為好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襃而得代言之體

詔旨讀者感動 樓攻媿集蔡宗

禮文集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旨

一夕草五制

晁宗慤字世良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

草賜趙保忠詔

言行録錢宣靖公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覧之甚悦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至今其子延年寳藏之

撰選德殿記

言行録周益公除翰林學士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内直宣對傳旨記文詞贍蔚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後進呈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

大述作當煩卿

同上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

大述作固當頌卿

舉筆不忘規諫 言行錄歐陽脩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學士歐某之文也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論文奏闢諫路 言行錄王禹偁在翰林真宗暇日召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於彤織之言豈足軫慮上曰卿愛朕之深者

薦文學行誼之士 樓攻媿集王淮謚文定除翰林學士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擢用

清切之職非他官比 國朝淳化四年以張洎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洎等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比朕常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勑設當令設之

深嚴之地以宿儒處 乾德元年竇儀為翰林學士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

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兼史館續通典元祐二年勑新授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張茱修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修國史賜出身特除翰苑羣書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攄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按韓省試中以凡億執政不就廷試後為館職以至兩制未嘗賜第也判三銓見官制

典誥命三十年李昉嘗謂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疾在翰林七八年蘇易簡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七八年時受眷遇迥絕倫等學士久次朝野雜記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內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

宗謂孫文懿抃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脩皆七年梁給事周輸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陽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皆六年

久次者二公

同上學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李相州孫文懿皆十二年楊文忠公范文忠公皆九年曾宣靖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凡九年胡端明三入踰六年久次者此二公而已

三入再入

朝野雜記渡江後學士三入者二人胡端明文修王端明曮再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綦實學崈禮沈忠憲與求陳資政與義孫資政近劉閣學才政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資政聞周益公必大王魯公淮倪侍郎思

三入

春明退朝錄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三入玉堂集云三

入翰林皆待詔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五入而一不拜

兄拜相弟草制 錄曾文昭

公肇字子開上命魯公相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

弟草兄制示眷寵 謝伋四六談塵熙寧初韓子華發拜相其弟特國維在翰苑神宗前期諭令草制注意厚矣特國懇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末曾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麻示眷寵也

弟拜相兄草麻 錢惟演金坡遺事希白易於予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參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主文同為翰 翰林羣書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與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居十年同為學士歐陽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

盛也

父子兄弟入院

朝野雜記錢文傳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兄弟入院三家二竇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者又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字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景盧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院者四人古今所未有也

入相居多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三十二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自建炎至淳熙在翰苑者七十六人而入端揆者凡八人高朝五十八人五相孝宗朝十八人三相

宗賜玉堂字

紫年錄紹興三十年五月高宗御書玉堂二大字賜學士周麟之

賜歌詩

見全才注

賜勅設

見學

士之職非他官比注佩魚東都事畧蒲宗孟傳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朱衣雙引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雙日晩下直見官制如兩漢制詔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內侍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已受於是上疏論修心之要曰仁明武治國之要曰信賞必罰用人曰願陛下勿以為迂闊忠孝一生心太宗賜學士蘇易簡詩曰君臣千載會答曰忠孝一生心前席待賢真宗賜楊億詩曰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

自叙八甎北廳前階有花甎道冬中以日影及五甎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睡入常過八甎乃至

衆呼為八輒學士

漁翁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大拜者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

作明河篇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其詩末曰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耳

浪迹江湖 李白以翰林斥去浪迹江湖嘗夜月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甘泉從臣 東軒筆録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畧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

靈鵲噪 金坡遺事本朝學士院有雙鵲常棲於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詔之事因謂之靈鵲晁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

視草臺 筆談

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步行學士 同上國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永叔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

元和學士 白樂天詩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常參官雜坐 國朝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坐玉堂遣吏計會直省官宰相出迎近時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下移時不得見者學士目益自早

贄乏時望 太宗曰郭贄南府門人朕命掌誥制書一出人或哂之蓋其素乏時望朕亦為之醜頗亦終不令入翰林也

杲務躁競 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內

直學士院 附權直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壓史云許敬宗直記室是也唐五代有翰

林學士院而無權直會要本朝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皇朝會要壓史云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而權直之名始此凡他官入院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會要乾道九年十二月孝宗命崔大雅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踰年以憂去淳熙五年九月復召為樞密院編修官始議以翰林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指詞臣也遂改為學士院權直自是葛楚輔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為名十六年正月倪正甫始復無翰林權直紹熙後或稱學士院或稱翰林蓋不常云朝野雜記國朝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稱權直

歷代事實赴晚朝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訪

以時事 見上注

皇朝事實進號温純典雅 言行録周益國文忠公孝宗朝直學士院上諭公卿所進大上尊號温純典雅

撰文天筆歎嘉 言行録周麟之字茂振高宗朝直學士院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敘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嘉歎士林傳歆以為寵

答詔御書以賜 孫覿撰墓誌汪藻字彦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不許入貢具詔畧曰壊晉館以納車庶

無後悔閉玉關 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

文氣嚴重如平時 繫年録朱勝非字藏一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凡案公嘗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未

即真拜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賜玉堂字言行錄周麟之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玉堂兩大字熙陵所書亡之矣公從容以請上即復賜焉令為翰苑盛事

襮音豹宿楊鉅翰林舊規襮宿例自諸行尚書左右丞侍郎以下入直各有差

江南文士退朝錄開寶二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

長春曲宴楊文公談苑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引故事為請詔自令當直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頒長春殿曲宴

權直有典誥體周益公集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內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

直禁林亦盛事也 除崔端詩 乾道九年以崔端詩為翰林權直

羣書精語中廄之馬內廚之膳 白居易云豈意聖慈擢居近職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養

人物之選儒墨之榮 蘇志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極矣

藻繪上命 唐韋執誼翰林故事發揮大猷藻繪上命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

晨趨瑣闥夕宿嚴衛 同上北院之置尤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

恩之厚職之重 同上云云恩之厚也備待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綸續受遣羣務凡一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

凌玉清遡紫霄 李肇志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

清切嚴凝 金坡遺事若乃職任之清切曹局之嚴凝禮遇優渥賜與繁縟云云

玉堂被

絲綸之密蘇東坡謝表金鑾玉堂雖被絲綸之密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號令典冊更其手李德裕集號令典冊皆更其手非文章則不可為金坡遺事惟學士非文章則不可為惟天子與學士知之同上玉署之設密邇紫闥每夜漏既上宮鑰並入有大號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豈不貴重乎

為先後左右之臣丁未録治平四年除王安石翰林學士制文王有四友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益親亦有四友焉維予之翰林先生文章議論以輔不逮者蓋為先後左右之臣矣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予丁未録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以識度為宗劉禹錫韋處厚集記公未為近臣所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後所執筆皆經綸

制置村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耆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語昭而毅

名賢詩詞

夕待金門詔　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

丹地深嚴隔世塵　賈黃中讌會詩書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

宸章照耀詠辭林　李沆玉堂詩宸章照耀詠辭林

柳遮鈴索雨晴初　錢若水玉堂詩日上花塼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

朝迴蓮燭賜來香　楊徽之玉堂詩詔出芝泥封去潤朝迴蓮燭賜來香

玉署深嚴枕斗魁　楊文公賀梁翰林詩云鼇雲海冠蓬萊玉署深嚴枕斗魁

宮月如眉伴直廬　白居易答馬侍御見贈云謬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疎苑花似雪

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淺薄求賢思自代嵇康莫寄絕交書**銀花懸院榜**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榜風撼引神鈴**筆宣皇澤洒春霖**李昉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視草北來唐學士**五代後唐同光中賜承旋盧質諭思翊佐功臣盲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之詩曰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鳳書裁五色**白居易詩何處春深好春深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鬣剪三花**清漏紫薇天**温庭筠詩白麻紅燭夜清漏紫薇天**人歸三島路**韓渥詩紫殿承恩歲金鑾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塼**黃麻似六經**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待詔沉香亭**蘇東坡詩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內廐馬天仗隨雲軿**不比春江下水船**黃山谷次韻宋楙宗到西

池都人郎觀翰林公出遊詩不比
春江下水船翰林公謂東坡也

清重無過知內制 賈島
贈翰林詩清重無過知內制從前禮絕外庭人看花在
處多隨駕召宴無時不及身馬自賜來騎覺穩詩緣見
徹語長新應憐獨向名
場苦曾十餘年浪過春

紫薇芒動詞初出 溫庭筠上翰
林蕭舍人詩
紫薇芒動詞初出
紅燭香殘誥未封

故人飛上金鑾殿 東坡次韻錢穆父
故人飛上金鑾殿

分光御燭星辰爛 東坡詩玉堂鎖院苦寒詔賜官燭法
酒書呈同院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
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
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揮毫百斛寫明珠 黃山谷詩
人間風日
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
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玉堂畫卷文書盡 東坡詩玉
堂畫卷文書盡鈴
索不搖鐘漏永

玉堂揮翰手如飛 東坡
詩云

四六警語

玉堂　鼇扉　鸞坡　鳳掖
綸閣　禁苑　鸞殿　鼇島

發端

肅膺鳳檢　拜恩禁幄　跡寵宸庭　顯膺綸制
進直鼇扉　正位綸闈　陞華仙掖　正位玉堂

起聯

輟從東省　跡思中禁　簡自上心　顯膺芝檢
擢正北扉　正位北門　榮陞內相　峻陟鑾坡

仙嶺提王愿久虛之妙選
玉人馳騎奉迅召之纍章

絲綸獨掌更無他學士之陪
簪紱一辭咸賀老先生之遇

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室之思
內相今得敬輿再覲興元之詔

大哉王言將鼓天下之動
儼然人望方極儒臣之榮

駟騎載馳星漢下霆槎之使
鼇扉趣召翰林連華蓋之居

滿一歲而為真式稽漢制
候五甎而入直增煥唐儀

侍北門之詔既屢直於禁林
進甘泉之班果正名於内相

紅藥翻堦昔既勞於久假
紫薇伴直茲果慶於為真

綸閣之對紫薇僉曰一佛之出世 喜動羣工
翰林之遍華蓋粲然五色之成文 光生四户

警聯

視周漢之文章可無愧矣 黼藻國華
如常楊之制誥其猶易諸 丹青王度

擢從翻藥之堦 吏部二百年之文已歸中禁
入聽穿花之漏 瀛洲十八士之選當避一頭

紅藥翻堦 吟翻堦之紅藥
紫薇伴直 秉歸院之金蓮

驚人妙語曾聞御柳之飛花
滿地清陰第想垣梧之依竹

七寶林中不覺鐘磬仙之榮遇　綸閣對紫宸
八塼道上豈徒掄學士之前聞　翰林過華蓋
玉堂夜直動則詔王　言語文章若相如之擅漢
寢殿朝參退而視草　詔令典策如宣公之在唐
棋詔草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於機務
發德音如時雨必常公乃福於生人
紅藥翻階風動判花之筆　吉甫美周
金蓮照處人歸視草之臺　相如諭蜀
梁洋赦令　匪曰私人　扈六飛而視草
澤潞制書　是爲内相　供十吏以濡毫
興禮樂而草儀法老先生意未能言
成書詔而周事情他學士筆不能下
恩隨宮錦之華　職仍視草清資不改於北門
禮借金蓮之重　位益近梔舊制別居於東閣
名專翰苑之主人　責重望高有四方冊命之掌
實冠清都之侍從　職親地近皆一人聽治之餘

形容王度神化麗乎丹青
粉澤典章盛美允乎天地

以詞人之伯而代擒告之言
以儒者之宗而奉燕閒之問

鑾坡推再入之榮
寶帶佩重金之渥

蓋手扶雲漢曾飾昭回之章
矧世掌絲綸素躔坦明之制

何俟上台方資燮理
姑稱內相已藉經綸

參法從於甘泉豈特妙儒臣之選
歌聖謨於寰海蓋將為王度之華

世掌龍綸
榮躋鰲禁

結聯

其出如綸其出如綍安能久居此乎
用汝作霖用汝作舟斯拱而俟之耳

院中鶩見猶未為令狐綯之先
門下平章始可為李德裕之賀

王言之有七制是亦假途
冢宰之正百工即聞當路

灝灝噩噩姑上追三代之書
業業兢兢即入贊萬機之政
黃麻之似六經方觀制作
洪鈞之轉一氣即預延陶
班高内宴既先一品之官
禮絶同像行踐三公之事
鼓六合之風雷方快湧泉之思
沛八紘之霖雨即膺秉國之鈞

翰苑新書前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前集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舉人臣王天祿

翰苑新書前集卷十一

經筵

侍讀 唐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乃以馬懷素與褚無量更日侍讀通鑑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唐百官志本朝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會要先是侍讀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會要天禧舊制凡

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于前侍讀初無所職但侍立而已自宋綬夏竦為侍讀始令讀唐書一傳會要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會要建炎元年詔可特差侍從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侍讀

歷代事實師臣

唐職林馬懷素玄宗時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閤肩輿以進或行在遠廳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或作以申師資之禮

在朝清介

唐宋申錫字慶臣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在朝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歷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為改觀

讀書守操

開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堪代褚

無量馬懷素以爲侍讀 好學謹守唐徐岱字處仁少而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宮而謹守過人

粹擷經史唐鄭澣文宗時爲侍讀學士帝使粹擷經史爲要録愛其博而精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析無留

分講詩書韋處厚路隨爲侍讀穆宗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演經義規諷注見上

兄弟迭處高少逸代元裕爲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皇朝事實論經筵三事言行録伊川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一上富春秋輔養爲急二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重厚三請令講官坐

純謹清約國朝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忠厚純茂國朝仁宗皇帝盛年嗣服

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為侍講劉摯上疏哲宗願選忠厚孝悌純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以廣睿智仰副求治之志

老成端士 四朝國史趙彥若傳元祐初將啓講筵宣仁后諭執政云陸佃蔡卞皆少年宜用老成端士乃以彥若兼侍讀

記問博學 國史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數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錫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御言甚嘉朕恨用御晚矣

議論該洽 見上注

讀唐書一傳 會要天禧舊制凡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於前侍讀初無所職但侍立而已耳自宋綬夏竦為侍讀始令日讀唐書一傳參釋義理

講左氏春秋 東都事畧邢昺傳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嘗講孝經禮記論

語書易詩據傳疏數引之多及時事真宗甚嘉獎之

誦說古今

曲阜行傳堯俞制虎觀清閒之燕誦說古今以廣見聞

進唐事二條

言行錄蘇頌字子容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已意反復言之

著聖覽十卷

見以治亂為著龜注

進司馬五規

言行錄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范祖禹帝學資乙覽

錄太宗帝範

東都事畧宋綬傳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

戒利口覆邦家

言行錄司馬溫國文正公遷侍講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光曰秦儀為從橫之術多華少實

無益於治此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治亂之際反覆開道

言行録蘇軾侍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

以治亂為蓍龜

東都事畧丁度傳度字公雅兼侍讀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蓍龜也仁宗出欹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亦願以中正事陛下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鑒精義十三卷慶歷兵録五卷編年總録八卷

召對訪問

會要先是侍讀其名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次翰林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日上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

諮訪政事

會要孝宗隆興元年十一月命經筵官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

問以經書

編年備要太平興國六年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文仲讀之文仲與侍

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以備顧問

仁宗實録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昪謚康節年高免進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

歷言時事

言行録蘇軾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反覆開導上恭默不言聞所論說輒首肯嘗侍讀三朝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萬餘人帥臣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條上十議

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臣侍罷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

論黄帝無為

言行録史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除醴泉觀使兼侍讀浩嘗讀正心篇論黄帝無為天下治上曰

所謂無為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謂乎

論外戚不預政

誠齋集陳正獻公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公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論日食本惡念

中興繫年錄張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之萌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之起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誠之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薦十五人

樓攻媿集史浩除少保大觀文醴泉觀使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召赴闕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等十五人叔似召用餘以次收擢

薦當世士

言行錄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溫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

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

知徐州 神宗實錄呂溱字濟叔以侍讀學士知徐州仁宗特賜燕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鄉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為例

知天雄 會要天禧三年以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此始也

推不殺之仁 言行錄邇英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

問宮中避蟻 言行錄程伊川頤云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邇英 東齋記事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

初御延義每初講論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賜宴其後專御邇英也

入閣　南豐

擬制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於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尚之云云

名賢詩詞遥知丹地開黃卷

陳后山寄侍讀蘇尚書遥知丹地開黃卷

侍講

唐開元十三年置集賢侍講學士詳見侍讀門本朝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不加名但供職而已會要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知曹州侍講學士外使自昺始馬續會要元豐以後官制通見侍讀門故事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朝野雜記紹興五年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秘少並兼蓋殊命也乾道六年張敬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蓋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二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張扶以祭

酒隆興二年王宣子佐以檢正乾道七年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盖扶本以言路兼說書罷陞其秩宣子時攝版曹景度嘗為右史且有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有以也朝野雜記

歷代事實稽古守正 唐文宗朝鄭覃充翰林侍講學士覃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與李德裕善罷侍讀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復召為侍講學士

學有師法 職官分紀常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為户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名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授諫議大夫

勸講禁中 馬懷素勸講禁中天子尊禮改中書舍人

侍經内殿 路隨制祇事穆宗侍經内殿敷堯舜之大典暢周孔之遺風雅言玉瑩奥義冰釋

救正之辭 後漢張酺傳顯宗時數講于御前每侍講有救正之辭

六經法言 唐職林韋處厚以穆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

合六經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冀助省覽帝稱善

諸經纂要 職官分紀唐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二百疋

疑事口宣 唐王起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分紀

三侍學士 文宗召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學士柳公權為侍書學士上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華光殿 後楊賜靈帝詔選通尚書有重名者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太液亭 唐韋處厚路隋為侍講穆宗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皇朝事實西學侍臣 東坡謝表西學上賢玷侍臣之高選

露門勸講 慶歷賈昌

朝拜相制云

金華經幄 曲阜行周常制金華經幄併以命爾

延英之席 丁未録治平四年諭司馬光詔曰令將開延英之席

色温氣和 程氏遺書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遂除侍講

閎深博約 言行録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侍講直前謝上曰御閎深博約故有此除

眞侍講 楊龜山語録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襃貶無所顧避

講師三昧 言行録東坡先生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講春秋左氏 歸田録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

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

專講春秋 胡文定公安國行狀公字康侯紹興初除公兼侍講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各專一經上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

孟子醇正 司馬康為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為書最醇正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也

三經要語 范祖禹家傳公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畧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語約義明 呂公著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

簡而不煩 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並分紀

錄勸講箴 言行錄李文簡公燾字仁甫乾道中兼侍講以經筵少闕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并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

生之說

寫無逸圖

言行錄趙鼎字元鎮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成二圖上以語宰執於是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

上金華箴

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箴詔書寵之本傳

陳正心說

言行錄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

有該教化

余靖上疏曰天子之學簡而不煩上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臣講讀有該教化者周悉講論

奏專勤四字

言行錄王巖叟字彥霖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留聖意

陳治亂以戒

呂申國正獻公家傳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深陳之

參近代為戒　李廌師友談記太史公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開列古范祖禹詰朝當講即前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

侍講十年　曾公亮自集賢校理至翰林學士侍講十餘年

臺丞在經筵　見前官制注

出知蔡州　四朝國史錢象先字資元自講筵出知蔡州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蔡州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篇於是

帶職補外　東齋記事故事侍講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同列罷進者決日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與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為例

坐講　呂氏家塾廣記舊制坐而講讀别置書冊於御前仁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御案便於指示也

遂為故事神宗朝王安石侍讀以為道之所存禮亦加重請復賜坐乃乞下禮官韓維以下三人以為當坐劉攽以下七人以為不當坐乃不行元祐初程頤為侍講復請坐不從

勸講箴 趙元昊及罷進講侍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曰延講誦因獻勸講箴至是上命講讀經史

雙日講讀 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令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云云

不講日進故事 呂塾廣記元祐間蘇頌為侍講請如慶歷故事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寔二事須於逐事後畧論得失大旨

在經筵二十七年 嘉祐間楊安國在經筵二十七年上稱其仁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

賜章服 慶歷七年上御邇英閣講孝經賜曾公亮三品章服曰此賜異於他日

賜宴東宫 元祐元年賜宰執經筵官宴于東宫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

篇也**燕于秘書**紹興二十二年燕于秘書省以講尚書徹章自是以為例

羣書旁引侍言帝幕後漢張酺傳贊云孟侯經博侍言帝幕**勸講帷幄**後漢楊秉字叔節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入勸講拜太中大夫以病乞退黄瓊上言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侍講華光殿**後漢劉寬字文饒靈帝召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賜衣一襲**入講白虎觀**後漢賈逵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入講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說**殿中無雙**類要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宫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數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屢有諫正**後漢肅宗常言張酺入侍講屢有諫正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帝備弟子儀**後張

酺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元和二年巡狩幸東都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羣書精語奉天子五學之遊蘇東坡謝除表望西清之帷幄同上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彷徨聽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西學之舊臣同上典墳富於泉海馬懷素侍講制詞賦成於鼓吹典墳富於泉海

名賢詩詞坐閱諸公半廊廟蘇東坡侍立邇英述懷瞳曨日脚曉猶清細細槐花暖欲零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自注僕射呂公門下韓公左丞劉公皆自講席大用上尊初破早朝寒東坡詩上尊初破早朝寒茗椀仍沾講舌乾陛楯諸公空兩立故應慚悔不儒冠

日高黄繖下西清東坡邇英講論語謝賜書詩黼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黄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

却結絢絲侍禁庭東坡詩江沙踏破青鞋底却結絢絲侍禁庭

隆儒殿閣對横經黄山谷和東坡入侍詩隆儒殿閣對横經咫尺清都雨露零見說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

鳷閣行看迎太宰周益公寄胡邦衡詩鳷閣行看迎太宰象笓應記講庖人注公在講筵講周禮至庖人而請去

崇政殿說書本朝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古為崇政殿說書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續會要慶歷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為崇政殿說書職官分紀蓋秩卑資淺則為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范淳夫初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公休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讀前

此未有也呂原明家塾記崇寧中初除說書三人皆以隱逸起蔡京與呂瓘仍遂其性詔以士服隨班朝謁入侍渡江後尹彦明初以秘書兼之中間王龜齡范至能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

皇朝事實眞侍講朱文公伊川年譜程頤召充崇政殿說書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注或云無此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修身

正心言行錄呂希哲字原明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納誨輔德伊川先生文集先生既召對充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

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以師道自居

言行録哲宗幼冲召程正叔以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

進邇英記注

東都事畧賈昌朝傳景祐元年初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而天章閣待制亦自昌朝始在經筵善稱說仁宗多所質問昌朝皆記録刪潤以進賜名邇英延議二閣記注録

奏經筵三事

實録哲宗嗣位召程頤將以為崇政殿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宜選賢德以輔講官因使陪侍宿直講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崇德重道之心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講說明白

景祐元年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昌朝說講明白上喜

之多所質問昌朝請悉記録歳終以付史館

經術世家 熙寧四年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宰相安石之子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家故召對而擢用

崇儒重道 周益公集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録院勑令所玉牒所降敕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日輪二員 景祐元年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祇候

遷他官侍經筵如故 賈昌朝初為崇政殿說書後為天章閣侍講歷知制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而侍經筵如故

成就君德 程頤為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三曰天下治亂係宰相成就君德在經筵

進講必宿齋 伊川先生在經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兾以感動上意尹焞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曰欲感悟人君安得不敬

庶官曰說書 周益公集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

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衡是也

羣書旁引說書金華殿 漢成帝鄉學鄭寛中張禹朝夕說尚書於金華殿中詔班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與王許子弟為羣金華在未央

臺諫兼經筵 國朝慶歷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仁宗實録神宗用吕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尚書賓為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檝並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傅導自後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與經筵矣檜死遂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兼經筵止三人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

經筵者正言兼說書自巫端明伋始副端兼說書自余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陳少卿夔始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以侍講為稱又自此始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穡隆興二年五月諫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並以侍講為稱不復兼說書矣朝野雜記

修注兼經筵 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鄧伯允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權刑侍伯允改兼史編實討非故典也開禧元年八月婁彥開自言路徙奉常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為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奉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為不可罷之嘉定元年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舊今故典矣自渡江後惟王樞密綸以右史

兼説書其他無比比

宫觀兼經筵

國朝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吕公著兼侍講提舉中太乙宫兼集禧觀公事七月韓維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宫元祐元年端明殿學士范鎮致仕提舉中太乙宫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不赴六年馮京兼侍讀充太乙宫使未幾乞致仕不允仍免經筵進讀續會要中興以來如王大資朱丞相勝非張大資浚謝資政克家趙觀文鼎万俟資政禼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燾以萬壽湯大觀思退以醴泉並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敷制章以佑神兼侍讀係以中興會要修入七年寶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進呈虞允文奏曰胡銓盛歲一節甚高謂當闊畧録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宫觀留侍經筵故有是命中興會要

四六警語

虎門　金華　經幃
氈厦　翠幄　帝幄

發端

天闕疏恩　講明經訓　恩渙綸闈　疏恩玉陛
露門勸講　開廣帝心　道尊經幄　進讀金華

出綸天闕　疏恩龍墀　渙班制紼
執帙露門　進侍虎觀　進侍經帷

起聯

禁從回翔素仰人中之傑
經帷登進允為帝者之師

聖德日新方懋緝熙之學
經筵地闢首嚴講説之司

天官之冠六御已著選掄之效
左史之陳五典尤資啓沃之衷

奥義微言資養成於聖德
細氈廣厦加禮重於師臣

立殿陛之上而爭是非益新風采
輔緝熙之學而顯德行將廣見聞

紫宸優暇加聖德於就將
翚幄雍容極儒紳於榮擢
王者之德意志慮久煩潤色之工
帝學之緝熙光明尤頼見聞之益
峻學士之班升華邃閣
極儒臣之選進讀邇英
有謀告后獨高騎省之風
以𡡉詒王益重虎門之望

璧聯

發揮奥義究六藝之本原
密通清光聳一朝之風采
六經載籍之傳歷陳治世之法
廣廈細氊之上更盡近臣之規
王人求多聞益懋緝熙之學
賢者告善道居多啟沃之忠
視玉堂之草遠追三盤五誥之遺
說金華之書盡洗諸子百家之陋

陞班月殿極平生儒者之榮
勸講金華如古者師臣之重
經道之簡嚴易直式資講貫之工
帝學之緝熙光明尤賴見聞之益
儼若上界官府之班
爕然層霄慶雲之瑞
如高宗之命一相有時敏修來之言
若成王之進羣臣得日就緝熙之戒
倘非高明廣大之資
莫贊緝熙光明之學
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宜從講席以啟聞
堯舜之道陳於王前當見治功之益俾
黜霸尊王之學
通今博古之才
令五日一至朝堂實外倚潞公之重任
欲大遼毋開邊隙恐再勞司馬之居中

承金華之舊學
親玉色於燕朝
堯舜汲汲仲尼皇皇所貴為王者之事
虞夏渾渾商書灝灝直期續聖人之傳
嚴宸之所延登　宻侍金華之邃
經帷之所憑藉　親承玉色之光
於從容暇豫之時　六經載籍之討論
有諮訪討論之益　廣廈細旃之宻勿

結聯

視君如腹心勉就月將之學
相王為左右佇觀辰告之猷
讀倚相典墳之訓正賴真儒
運子房帷幄之籌佇蹐近輔
具小夫之牘輒修敬於中涓
為王者之師嗣馳神於光範
稽古之榮不羡陳庭之車馬
不寐而喜亟憑奏記於麟鴻

博考經籍而約文伸義允資紬繹之功
置諸左右而納誨輔台即慶登庸之拜

翰苑新書前集卷十一

翰苑新書前集卷十二

諫院

官制見各官下

歷代事實箴尹呂氏春秋注曰楚之官亦諫臣也保氏見後羣書精語下注用皁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用皁囊也伏青蒲史丹白馬復諫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迴天之力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宫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側門論事代宗實録大歷十二年詔

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

每事十論憲宗元和二年謂宰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見况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五七諫臣唐太詔令令三品官言事詔朕日有所念直辭讜議時或罕聞五七諫臣其人安在眷懷于此耿歎良深

舉過者三十人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劉軻上崔相書

燕遊王魏必在唐太宗時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燕遊寢食之間王魏必在其所猶以為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大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

驕哄相望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人自熈寧里謁大明宮冠葢驕哄相望每歲驗之

額叩龍墀唐敬宗時游畧曰臣以諫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

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流被面

隨三品官入閤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

鳳鳴朝陽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死內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

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无敢正言者補闕璡再上書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其餘曰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本傳

十事去五六

唐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言箝口非社稷利也本傳

朝夕論思

虞翻傳諒

直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出入諷諫

日月獻納

見上注

皇朝事實四諫

慶歷中厭天下久敝而選用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號為四諫

七諍

胡文恭行錢彥遠制云進增七諍之重

殿上虎

言行錄劉元城安世字器之遍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建儲十九疏

言行錄范忠文公鎮字景仁仁宗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凡章十九上鬢髮為白

言天下大計

言行錄吳文肅公奎字長文初仁宗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為諫官即為上言天下大計願早有所繫後因奏事上留語曰

將有所置以維大本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遂定

論君子小人 言行録范忠宣公純仁為諫官前後屢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其于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

論權倖内降 言行録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内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别條七事多見采納

上禦戎十策 涑水記聞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

議論存大體 言行録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大事廷爭小事論奏 會要神宗正史職官志左右諫議大夫各一人從四品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爭小事則論奏

焚奏草示不賣

直東都事畧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悉焚之

取以太常丞被選 言行録歐陽文忠公脩慶歴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綴兩省班 職官分紀熈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禄言令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紬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近侍引避 同上治平元年同知諫院呂誨奏先帝朝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皆引避故從容論議無泄於外

為朋黨論 言行録初范公貶饒州朋黨之論起歐公為朋黨論以進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

日蝕請罷宴 言行録富公弼知諫院康定元年正旦日蝕公請罷宴執政不可後使狄還者云狄中罷燕仁宗深悔之

言兵民財 東都事畧范鎮知諫院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

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蔡君謨**

詩 蔡君謨喜歐陽脩三人除諫官詩云御筆親除三諫官諠然朝野盡相歡昔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賢得路難好竭謀猷居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除為諫官

自叙安用如此諫官 慶歷中余靖歐陽脩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出補郡吏 蕭望之出為平原太守上疏曰恙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朝無諫官則不知過

以為迂濶 王吉宣帝時為諫議大夫論任子之令上以其言為迂濶不甚寵異也

諫議大夫

歷代諫大夫秦置掌論議多至數十人漢武帝元狩中更置後漢增為諫議大夫後漢書曰來歙父仲哀帝時為諫議大夫誤矣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唐武德中復置龍朔三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貞元四年分為左右左隷門下右隷中書元和元年勑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續通典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勑許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王彥輔麈史亦有領它職而不與諫諍其由它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兩朝志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闕不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諫大夫兼他職猶故也長編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

院於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慶史慶歷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責焉職畧左諫門下右諫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四朝志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續會要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隷兩省别置局于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隷焉中興會要紹興元年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省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内元置局處供職

同上

歷代事實首諫

白集鄭覃制擢居首諫益厲謇諤

諫紙

唐肅宗制兩省十日一上封白

居易與元稹書僕為諫官月請諫紙詩云月慚諫紙二百張**朝廷宿望**崔元亮字晦叔為諫議大夫朝廷宿望也**名儒宿德**初學記漢武帝因秦置諫大夫皆名儒宿德為之**好學明經**前漢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云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何武薦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寗壽侯嘉有詔皆徵勝曰切見國家徵毉巫尚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有佚才**前王襃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奏襃有佚才乃徵襃既至詔襃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大夫**鯁亮有學術**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于朕**勁正有風節**唐武儒衡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論議勁正有風節**公直蹇正**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

朝者清謹高亮

續漢書周舉傳樂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真諫議

蕭釣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真諫官

李景伯景隆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焉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于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入閤

職林王珪為諫議大夫嘗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

知匭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匭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匭銘曰延恩南方丹匭銘曰招諫西方素匭銘曰申宽北方玄匭銘曰通玄以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

閤中抗論 唐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无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

數陳讜言 傳翻遷諫大夫數陳讜言上嘉之

數有忠言 王良字仲子拜諫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讜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

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景大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尋兼太子侍讀

剴切當帝心 唐職林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盡展底蘊无所隱凡三百餘奏无不剴切當帝心者

切至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令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當聖心者

盡底蘊三百餘奏 見剴切當帝心注

論得失八十四通 殷侑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桂管觀察使

凡諫有五 六典云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職林

論延齡不可相 陽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名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縉紳想其風采既興草茅處諫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

憚之及受命宅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閒得失且熟猶未肯諫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守延英閤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危懼城愈厲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諫婕妤立為后

前漢劉輔擢諫大夫成帝婕妤立為皇后諫

上書言制度

龔勝為諫議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薄制度太奢刑太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為先

上疏言宦官

袁山松漢書劉陶拜諫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宦官云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

諫漆器之作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舜作漆器禹彫其俎當時諫舜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曰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无所復諫矣上然之

論披香雕麗

唐蘇世長為諫大夫侍宴論披香殿以雕麗太過帝

咨重其言

諫涇陽校獵 同上世長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高祖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曰狂態發邪世長曰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

問時政得失 見前讜言直氣注

虛己問政事 貢禹字少翁元帝召為諫議大夫虛己問以政事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登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賀朝廷有直臣 見羣書精語內

縉紳想其風采 見論延齡不可相注

羣情灑然稱允 貴直言穆宗名為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

守平原 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云云朝无諍臣則不知過

龍逢為儔 劉陶遷諫議疏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

烏集戟架 柳仲郢為諫議

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
庭木戟架皆滿五日乃散

皇朝事實諫長丁未録吳奎奏上坡李氏談録云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頌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斗下坡來益言其却為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為故事

諫官之首景祐四年姚仲孫言諫議大夫居諫官之首

耳目之官景德三年詔曰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為耳目之官

納誨鄭氏綺談云諫議曰納誨云云

職獻替南豐擬制俾職獻替僉曰汝宜

日赴內朝會要慶歴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

朕之

汲黯國朝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拊門鐶論廢后言行錄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宦者闔扉拒之孔手拊門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與我曹入諫

率同列論后服東都事畧云云梁燾字况之遷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論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欣納

交攻蔡確又同上云云梁况之復為左諫議大夫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等交攻蔡確竄新州

糾正姦邪言行錄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不歷郎中而為　春明退朝錄近世鄭文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潤又皆不歷郎中員外而便為諫議大夫

轂市燈　言行錄陳良翰除諫議秀守遺吏轂市燈人聞之皆懼而畏

自叙下坡　見上坡注

帶墜　筆談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曰帶墜

司諫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屬中書通典國朝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是時太宗欲令諫官修職故詔改其官詔曰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朝廷之得失須論刑政之煩苛必舉宜更舊號特

立新名後亦有兼它官不供諫職者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不兼職用劉燁魯宗道為左右正言三年劉兼判三司勾院益執政人所畏忌故優與職任而罷之天聖中上封者以為言于是用孔延魯劉隨並為左正言長編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續會要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中興會要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于箴規闕失寂无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不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以謝深甫薛象先充其職班著在監察御史之上光宗立復省朝野雜記

通典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子朕之直

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

獻疏切直 見上注

挺議鯁固 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璀討王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諫疏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无過之地命于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也

豈避雷霆 韋溫為司諫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宜斥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闕切爭之

數移大事 韋顗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德興為助 韓愈為權德輿載之墓碑云貞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奸倖與陽城為助

率同列伏闕 見豈避雷霆注

歸登寄名 國史司諫陽城上疏言裴延齡德宗赫怒熊執易為正言上疏

極諫切示僚友歸登愕然曰顧寄名雷霆之下恐足下不足以獨當

諫斜封官

唐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中外推其靖密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間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三人足矣

牛叢字表今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遷右司諫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名渠牟于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酬獻納之勞

職官分紀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正言遷司諫參謝之際宰相裴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无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无疑緩休復悚恚而退

皇朝事實諫曹晏公類要左右諫曹所宜迭處

朝野稱得人東都事畧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不負所職言行錄韓魏公言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

耳目不可輕付言行錄江公望字民表公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一疏朝廷大體東都事畧田錫字表聖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

論知人安民同上王覿字明叟擢右司諫首陳知人安民之術

所言四十事中興繫年錄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于上曰故事无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

三十六益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

存藁七十餘 言行錄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于其首大畧曰諫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法筵第一義 同上崇政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辭不獲當以楊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射人先射馬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无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遂攻之愈力

論執政凡八章 王巖叟元祐元

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論外臺不職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言辨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璫甘昇都承旨王抃所主上即罷之並同上

劾親王造錦衣 長編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顥令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挺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挺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

出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皇恐

寘右省 曲阜行吳安詩右司諫制寘爾右省職在諷議

稱職不次進擢 會要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

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職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令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外在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黜

不受上旨言事 言行録傳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明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不因諫取美官 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自叙連車載 通典云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忤旨下遷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諮議參軍

貶江陵令 唐裴璘屢遷左補闕諫憲宗治丹劑帝怒貶江陵令

正言 官制見司諫門

歷代事實才望標格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官標格孤秀者署之俗號為三緊官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曰張方回忠言人也

聲振一時 唐栢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推拾遺由是聲振一時

號稱六絶 唐李邕傳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辨文章書翰號六絶

公議歸重 王徽號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名拜右拾遺

疏詞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目為柳箆 唐柳粲傳粲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以其博奥目為柳箆

立陛大言 唐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立

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

叩墀苦諫唐劉棲楚為拾遺敬宗畋遊坐朝晚棲楚出班以額叩龍墀苦諫云云

見事風生續通典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寄名雷霆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无所迴避人稱重之

有聞即奏薛延老字商叟寶歷中為右拾遺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

言天下利病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選甚重其秩甚卑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

愛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與輔相爭得失** 鄭有融位宰相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有融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宅官云

諫迎軒轅先生 職官分紀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右補闕桑𣪠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云閱示來章深納誠意

諫營興泰宮 職官分紀唐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藏用諫曰云云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己者云云

不數年出入將相 蕭嵩為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立緊 西京雜記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云云赤尉坐緊云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

榮也

把麻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讀故用拾遺圍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皇朝事實號戇章東都事畧任伯禹傳伯禹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戇章云

題魯直言行錄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遺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升殿言事長編天禧二年左正言劉燁請今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許面論事仁宗實錄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考所言以為殿最首擢魯宗道與劉燁為右正言先是諫官章須繇閤門進叉罕得到者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進司遂為故事

遇事輒言見親筆姓名注

言天下治亂丁未錄任伯禹除左正言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廟宮禁細故不論也

言政事宜出聖斷

言行録韓獻肅公絳除右正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論堯佐差遣不當

涑水記聞慶歷四年以脩媛父張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若物議不允當與一郡

增置諫員

東都事畧孫甫傳甫字之翰仁宗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為右正言

首與選擢

東都事畧劉熢傳熢字耀卿天禧初詔置諫官御史十二員熢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擢為右正言

親筆姓名

言行録余襄公靖字安道慶歷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无所迴避

稱其學行

東都事畧晁迥傳迥字明遠真宗在東宮諭德稱其學行及即位宰相李沆又薦之擢右正言

作賦知名

東都事畧夏侯

嘉正傳嘗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知其名名為右正言

獻歌稱旨至道元年和嶸遷右正言獻歌詩稱旨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如嶸者不可得也

奉使契丹涑水記聞余襄公靖為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玉山主人對客問四朝國史魯挺與右正言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挺三寄浩書勸力諫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挺著玉山主人對客問譏之譏者比韓愈諫臣論

自叙平斗量通典云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其秩甚卑見言天下利病注

三諫不聽去職官分紀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託病歸鄉里

以為冗員續通典元稹為左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以拾遺補闕

為冗員以此稱言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心實恥之

羣書精語保氏以諫諍為職晉武帝詔曰古者百官箴王缺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正救不逮者兼此選

引綱維以正言魏志杜恕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

有言責者盡其忠谷永曰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前漢蕭望之疏云云

置諫諍之官前刑法志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

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前王商贊云云

論諫本仁義唐陸贄贊

含忠履潔石徂徠慶歷聖德詩惟脩惟靖立朝讞讞素相之後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抗志勵義直道是陳柳宗元為陽城遺愛碣曰惟茲陽公履道

絛醇爰初隱聲覆蕢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分左右以備箴諫**孔六帖鄭朗大夫制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分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者爻議論通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禄也**其秩峻其任重**孔六帖賛皇一品制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器**問其官則曰諫議**韓愈諫臣論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諫議能如此言事**韓文陽城附傳德宗信裴延齡讒貶陸贄城曰吾諫官也即率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不形直以奸名**

唐柳宗元為相國柳渾惟深行狀云授右補闕不隱惡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

神明其耳目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勑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益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彌縫其不至也我國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　歐陽上范司諫書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天子曰是諫官曰非

朝夕耳目天子行事　荆公上田正言書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

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　同上願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

前賢詩詞諫紙賜牋藤　唐元稹詩榮班聯錦繡諫紙賜牋藤

補衮諫官能　黄山谷詩補衮諫官能用儒吾道益

不知何語可回天　鄭谷諫垣轉對吾君英睿相君賢其

那寰區未晏然明日翠華春殿下不知何語可回天

直須風采動朝端

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後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烏府先生鐵作肝

東坡詩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

諫省新登正直臣

劉禹錫寄李賈二大諫拜命詩諫省新登正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卧人

獻納開東觀

杜贈陳二補闕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駟馬歸城闕

韓退之送李補闕駟馬歸城闕雙凫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替欲誰論

曉隨天仗入

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

惹御香歸云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初升諫署是真仙　鄭谷賀韋拾遺初升諫署是真仙浪透桃花恰伍年

四六警語

騎省　諫垣　諫省　言坡　大坡　首坡　諫長　小坡　拾遺　立緊

發端

帝眷上坡詔升左省　簡自中宸擢居正諫　疇庸橫榻正位上坡　渙恩宸扆晉長諫曹

渙寵龍墀升華騎省　渙頒宸綍晉陟諫垣　擢自柏臺進登蒲院　擢自麟臺躋之騎省

起聯

聖朝無闕事抗論不休
天子有爭臣舍公誰可

白簡含香捻著埋輪之望
青蒲映日峻躋入閣之班

天子開心而見誠謀猷並進
忠賢明目而張膽風采一新

行行且止已高五院之班
蹇蹇匪躬進長七人之列
孤忠自許久結於明主之知
獨斷不移徑處以爭臣之職
豸立峩冠端自九重之親擢
鶚飛諫紙行親四目之言揚

警聯

上堅國論　方資逆耳　少立坡頭　言不可已
下定人心　毋惜批鱗　即顓朝面　道之將行

亟抗伏蒲之直　唐代二人　允矣所謂長德
訖成補袞之忠　本朝四諫　用之必為諫官

持天下之正　以為鷹鸇不若鸞凰
格君心之非　寧舍豺狼而問狐狸

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
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

矧方當明主可忠言之時
必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

天子有諍臣方切和顏而聽
聖朝無闕事豈忘逆耳之忠
奏囊入而九重為之改容
彈文讀而羣邪至於褫魄
魏謩補闕遠追文正之遺風
吉甫劾奸喜見贊皇之賢嗣
千百年之芳名所願加意
第一義之偉論豈不動人
諫官言宰相行諒登庸之非晚
天下誦史冊記必論建之甚高
反覆盡言田錫為朕汲黯
匪伊爰立傅説乃予阿衡
風生白簡振朝綱於更化之餘
日奏皁囊納君德於無過之地
魏徵之奏剴切而當帝心
李渤之言優游而中時病

見明目達聰之日已知天地之開
想犯顏逆耳之風深覺雲雷之壯
森嚴白簡之陳風銷羣枉
剴切青蒲之奏日照孤忠
國家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
紀綱之司乃君子所持小人所畏
言聽諫行進何須於及霤
予違汝弼論方倚於回天
言行而道已行固可占諫官之操
已正而物自正又欲覿大臣之風
固將以鋤奸去佞之忠
移而為陳善閉邪之敬
風采聳聞不俟陽城七年之久
仁義既效豈若魏公百奏之陳
冠峩豸角陰見晛而聿消
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

對龍旂而敷鯁論益裨疇昔之孤忠
繇騎省而贊鴻樞行踵近時之故事
鉗口結舌之態小人以為智而不以為欺
犯顏逆耳之風君子謂之忠而不謂之激
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忌蔚為百辟之儀
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二者之美

結聯　空能激烈重賡聖德之詩
安敢狂愚尚著諫臣之論
聞鳴鳳於朝陽豈為私賀
寄雙魚於尺素宜激忭悰
企仰臂門頓作子美驩顏之想
摩挲湘石欲刻徂徠聖德之詩
由斗坡而登樞極近北可稽
升鼎席而踐台衡遠猷立展
鳳皇鳴朝陽已想羣心之交慶
燕雀賀大廈終期孤蹟之有依

有爭臣七人端為明時而喜
呼太平萬歲倚斯盛事而觀
國家閒暇方極論於政刑
朝夕從容尚成言於幽側
想宣公之奏本仁義以為言
誦唐人之詩捧絲綸而切喜
家聲故在必能繼嘉祐遺直之風
言路久開何待獻昌黎諫臣之論
一言寤主佇觀膏澤之施
大厦如天知自怦懞之託
快九遷三接之榮方自此始
託大厦萬間之庇稍可偷安
為國家畫治安之策正賴深言
留功名存久遠之看敢伸善頌
王魏善諫姑入獻於箴規
姚宋同歸佇進聯於左右

禋帝右之謀猷方幸新除於永叔
言生民之利害敢祈勿遜於希文

翰苑新書前集卷十二